

星汉传记

乔治·巴兰钦传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Robert Gottlieb

现代芭蕾艺术的缔造者

〔美国〕罗伯特·高特利伯 著
陈筱黠 译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董事 巴兰钦多年同事 罗伯特·高特利伯
书写20世纪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舞蹈家的艺术人生

译林出版社

乔治·巴兰钦传

〔美国〕罗伯特·高特利伯 著

陈筱黠 译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Robert Gottlieb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治·巴兰钦传 / (美) 高特利伯 (Gottlieb, R.) 著; 陈筱黠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星汉传记)

书名原文: George Balanchine; the ballet maker

ISBN 978-7-5447-6354-7

I. ①乔… II. ①高… ②陈… III. ①巴兰钦, G. (1904~1983)
— 传记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2651号

George Balanchine by Robert Gottlieb

Copyright©2004, Robert Gottlieb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本书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左岸出版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101号

书 名	乔治·巴兰钦传
作 者	〔美国〕罗伯特·高特利伯
译 者	陈筱黠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54-7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小记

二〇〇四年的乔治·巴兰钦百岁诞辰，在我看来似乎是出版他的小传的适当时机。与许许多多盛极一时的艺术家不同，巴兰钦去世以后并未远去成为历史。相反，过去的二十一年期间，随着巴兰钦的芭蕾舞作品传到全世界，他的影响已经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普遍（有时可说独霸舞林），他作品的加入总是使得表演节目更添吸引力。而现在我们可以退一步，并以某种历史的观点，全面审视他的人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丰富的成就吸引我们给予新的检验与颂扬。

一九四八年，我初次接触巴兰钦的作品，那是我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我的一位老师为了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理由，带了她的友人及我前去纽约城市中心剧院观赏芭蕾协会舞团的演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里，但是我知道我喜欢我所看到的。那年秋天，芭蕾协会舞团转型为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由于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而且市中心剧院的票价相当低廉，我得以非常紧密地追踪这个舞团头四年的发展。这几年是《俄耳甫斯》、《C大调交响曲》与《幻想风的波雷舞曲》的时代，是《四种气质》、《巴洛克协奏曲》和《圆舞曲》的时代，是玛莉亚·托尔契夫与塔娜

奎莉·勒克莱尔、杰罗姆·罗宾斯、诺拉·凯依与梅丽萨·海登、尼古拉斯·马加利亚内斯、弗朗西斯科·蒙奇恩与安德烈·艾格列夫斯基的时代。当时我对芭蕾所知不多；我只知道每次我观赏巴兰钦的作品感觉有多兴奋。

数十年过去，而随着巴兰钦不断缔造创造力的奇迹，我开始领会他的才华的广度与深度。最后，因为我越来越了解芭蕾的历史，我逐渐了解了他在芭蕾史上的独特地位。由于他在彼季帕的古典主义以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传统方面的根基，他对于法国歌剧芭蕾风格的领悟，他对芭蕾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吸收了从华尔兹、轻快舞曲、爵士、阿斯泰尔^①到方块舞等通俗舞蹈的影响，他受教于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的新古典主义，他无惧于古典技巧的延伸（但是从未背离古典），他说故事的天赋、他对音乐超凡的敏锐反应，他承袭着芭蕾的一切（过去与现在），并不时为芭蕾的未来赋予新的意义。对他而言，往前看与往后看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就在他创造每件事情的当下，他也在为每件事情下结论。

如同可堪媲美的莎士比亚、莫扎特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天才，巴兰钦编起舞来非常流畅又轻松，让人察觉不出停顿或犹豫，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作品。打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他的想法与行动之间就没有距离。他不待神明给予指引——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就动手去做。他总是调整自己去适应当下，无论是什么状况：大舞台或小舞台，大班底或小班底，有钱或没钱，芭蕾、音乐喜剧、电影或电视。而且他总是迅速又实际，有状况就去探究，有问题就去解决。他是一个领导人，一个典范——是至高无上的艺

^① 美国音乐歌舞剧明星。

术家也是优秀的执行者。对于他的舞者而言，他是一切。对其他编舞家而言，他是令人敬畏的人物。诚如特怀拉·萨普^①所言：“巴兰钦是神。”

通过带巴兰钦来美国的林肯·柯尔斯坦，我认识了巴兰钦并与他共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从《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一书开始，帮柯尔斯坦编了几本书，柯尔斯坦邀请我加入他正在为该舞团筹组的新董事会。起初我以不擅长应付有钱人及无法筹集资金为由表示反对，他跟我保证，他需要我在董事会只是因为“我想要有个懂得芭蕾并且在关键时刻知道要做什么的人在董事会”——我所明白这个关键时刻就是当巴兰钦将必须被取代的时候。事实上，多年之后，当这个时刻来临时并没有真正的危机。但是早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为管理阶层人力吃紧的这个舞团执行一些任务。从三名负责人——贝蒂·凯奇、埃迪·比奇洛及芭芭拉·霍根——我了解到自己可以做什么，我很快便规划起芭蕾舞季，并从我的办公场所（最先是诺普出版公司，后来是《纽约客》办公室）督导他们的营销活动。我也参与劳动谈判与定价决策，偶尔担任公司的发言人，并经常与舞团一起旅行。

由于总是有许多问题要讨论，我在那些年期间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巴兰钦相处。有时候我会和他站在舞台侧翼观看演出，有时候我会去他的办公室，而在十分紧急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到他家。他总是冷静、很有礼貌、实事求是，且总是秉持客观态度。我从未试图与他发展私人关系——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希望。对我而言，他也是神，而我把我的角色看成某种神的使者。事实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同意让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人（他几乎

^① 美国当代知名编舞家。

不认识这个人)去承担这些责任。早先我问过他的私人助理霍根,为什么他接受我到甚至还知道我的存在的程度,她解释:我的名字——“Gottlieb”——是“Amadeus”这个拉丁词的德文翻译,而让他联想到莫扎特^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后来我对巴兰钦的诸多印象来自密切的接触,但是这与我们的关系亲近或甚至友谊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者,当然,我对他的观察只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几年。然而光是认识他就是莫大的荣幸;更棒的是能够为他服务,无论是以多么有限的方式;最大的荣幸则是我与许多其他人共享的经验:一季又一季,分享他与他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舞者的长达三十五年的合作演出。这不只是一件享受精彩演出的事情,对于许多像我这样的人而言,诚如编舞家阿琳·克罗斯曾经说过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

① 莫扎特的全名为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目 录

作者小记	1
第一章 俄罗斯的岁月	1
第二章 与佳吉列夫	17
第三章 自食其力	37
第四章 前往美国	50
第五章 百老汇与好莱坞	60
第六章 他的女人与男人	82
第七章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107
第八章 重返俄罗斯	118
第九章 晚年	128
第十章 这个男人	135
巴兰钦语录	145
巴兰钦重要作品年表	155
参考资料	160
致谢	167
译名对照表	169

第一章 俄罗斯的岁月

乔治·巴兰钦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前一年，以《睡美人》闻名的编舞家马里乌斯·彼季帕在马林斯基剧院演出他的最后一出芭蕾；而来年，以《仙女》知名的米哈依尔·福金完成第一支舞作。就在同一年，伊莎多拉·邓肯首度在俄罗斯亮相，激发福金与其他人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接下来的五年开启了俄罗斯的西方出走风潮：帕芙洛娃踏上没完没了的巡回演出，佳吉列夫带着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前往巴黎，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紧随其后。圣彼得堡的舞者坚持他们的想法并要求新的权利，招来管理当局的压制，除了惯常的内讧冲突，数十年来大致上都还算平稳的俄罗斯芭蕾舞界陷入一片混乱，而保守分子选择将这些混乱的现象视为一时冲动的造反，认为没有改善的必要。

政治局势当然也同样掀起一波造反声浪。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巴兰钦的周岁生日当天，一群抗议工人与他们的家人在圣彼得堡遭到射杀，许多人遇害。俄罗斯开始一路奔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然而，巴兰钦出生的环境与政治或芭蕾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巴兰钦的父亲梅立通·巴兰钦瓦德兹是一名成功的音乐家，是专

精于创作故乡格鲁吉亚民谣的作曲家，同乡都称他为“格鲁吉亚的格林卡”^①。他和岁数不及他一半的玛莉亚·尼古拉耶夫娜·瓦希耶娃结婚时，已是四十多岁且两个孩子都已成年的鳏夫。（他们的儿子乔治后来所娶的几名女子也都非常年轻。）他们的婚姻诞生了三个孩子：乔治有姐姐塔玛拉和弟弟安德烈。尽管家中的财务状况时好时坏，但乔治的幼儿时期似乎非常快乐。梅立通脾气温和、慷慨大方，或许还有点放荡挥霍。当他有钱的时候，他随意乱花；没钱时，也不特别烦恼：这又是他与儿子共有的特质。

多年后，巴兰钦提及梅立通赢得官方彩票的一大笔钱之后，不仅因为挥霍无度与愚蠢的投资把钱都花光了，还因为“蓄意破产”的罪名而入狱。没有人告诉孩子们实情，当他们的父亲消失两年之后突然间又出现，他们既惊又喜。（这是巴兰钦诸多不可思议的传奇中最早的故事，他很喜欢这种浪漫的夸大说法。但是如果按照几年之后安德烈的说法，比较可能的故事版本是：梅立通因为积欠债务而被软禁在家中长达四个月。）虽然巴兰钦一家必须放弃市区内的公寓，但是却幸运地得以保住乡下的小房子，他们的新家距离市区有三个小时的慢车路程，现在地属芬兰西南部境内。乔治五岁到九岁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有一名家庭教师陪读教导，还向一名严格的德国女士学习钢琴。另外还有一名德国保姆，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他在迟暮之年回想起这名保姆仍旧是“满怀温情”。

童年时期，他与姐姐、弟弟在自家周围的林间过着健康、活跃的户外生活。乔治带着乡愁与感情回忆起那些岁月，不只是乡下的田园生活，还包括他早年在圣彼得堡的日子。他对《巴兰钦

^① 格林卡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有“俄罗斯音乐之父”之称。

的柴可夫斯基》一书作者所罗门·伏尔科夫谈到自己曾在有三个池塘的波克洛纳亚山丘上玩耍，沿着涅瓦河堤岸散步，去动物园玩，还有他、塔玛拉和安德烈“心急难耐地等待正午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大炮隆隆作响”。东正教壮观的礼拜仪式“也让孩子提时的我留下奇妙的印象。祭司们全都盛装打扮，顶着华丽的主教冠走出来，看起来就像圣人。教堂唱诗班的男孩们歌声优美，宛若天使”。如同他对伏尔科夫所说：“孩童时期的印象总是最有影响力”，东正教礼拜仪式的力与美始终影响着他。

对于像他这样的家庭，孩子们安定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没什么钱，又必须接受国家的教育，对年轻的乔治来说，最明显可行的途径是加入陆军或海军：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军官，家族在军方也有人脉。他九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和姐姐到圣彼得堡，以便他申请进入帝国海军学院；塔玛拉则可以参加帝国芭蕾与戏剧学校的考试，她一心想要当舞者。在海军学院，他们发现截止日期已过，巴兰钦无法申请当年度入学；而塔玛拉没有通过芭蕾学校的考试（前一年她也没有通过，不过一年后她终于通过了），但是一名路过的职员随口提议，让乔治也参加了这场大约有五十名男孩报名的考试。

学校没有要求这些面试者跳舞。健康检查之后，他们必须在一个由首席舞者、老师和行政人员组成的评选小组面前来回走动，这些人会按照他们的体格、活力、举止来评分。乔治是通过入学考试的九名男孩之一，而且显然已经吸引地位显赫的芭蕾女伶奥尔加·普列奥布拉耶纳斯卡的注意。（同样，这些事件还有另一个版本，据说在乔治参加考试的前一年，他的父亲已经跟学校提

过他的事情，预先铺好了路。这个说法比较不具戏剧效果，但是听起来有可能：身为知名的音乐家，梅立通在马林斯基剧院肯定有人脉。当然，乔治可能对父亲的作为并不知情。）

出身体面的家庭却没有经济前途的小孩，以这种方式投入专业教育，一点都不稀奇：举例来说，在佳吉列夫舞团时期成为乔治非正式妻子的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就是如此。这些孩子不只接受公费教育，而且八年或九年毕业之后，基本上他们都能进入芭蕾舞团工作，最后还可以领到退休金。巴兰钦一家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是明智且务实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乔治通过考试的当天下午，他的母亲留下他就回家了。早上，他才出门申请海军学院；晚上，他独自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答应学习他原本没有兴趣的一门艺术——他甚至连一场芭蕾舞都没看过。军队生活，或甚至是教堂的生活，对他都有更大的吸引力。也难怪，他讨厌这一切并立刻逃走，他循路穿过这座城市跑到娜蒂雅“阿姨”（实际上她是巴兰钦的堂姐或表姐）的家，娜蒂雅知道这次的逃跑可能会导致巴兰钦立即被开除，她直接送他回学校并把他留在那里。

乔治在学校的第一年并不快乐，后来他经常谈到自己是被“困”在那里（“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把我困在一间芭蕾学校”）。学校里的练习基本而机械化，学生在第一年里不会接触到实质的表演，而且不太清楚他们的努力目标是什么，沉闷单调的重复练习又能有什么成果。他大多数学科的表现并不好，除了音乐与宗教，其他的成绩都很差。而且他有交友方面的问题。在早年的照片中，人们很难忽略他的神情：带着优越感、几近轻蔑，而且无疑地充满戒心。其他的男同学都叫他“老鼠”，大概是因

为吸鼻子的动作或是脸部习惯性的抽搐，使得他的门牙外露（而且这将成为他终其一生都恶名远播的生理特征）。“老鼠”不算是个亲切的绰号。早年时曾有个男孩无情地嘲弄他，依照他告诉伯纳德·塔伯（他最初也是最好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扑向他的敌人，猛烈的力道把对方的锁骨都打断了。”这是一次很罕见的失控。终其一生，他都以难得表现怒气而闻名。

他非常地寂寞。周末和假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回家了，但是他的家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除了偶尔与娜蒂雅阿姨当天往返乡下的家，他都留在学校。他在步入生命尽头的时候告诉伏尔科夫：“周六学校空无一人，整整两天，被遗弃的感觉悲哀又寂寞。你会想上教堂呆站一会儿……你必须消磨晚餐前的时间，我会去接待厅弹钢琴，那里没有人，一片空空荡荡。”他读了许多当时一般男孩子看的书：凡尔纳^①、福尔摩斯、尼克侦探^②、《最后的莫希干人》。所有最低年级的学生都知道第一年是试用期，所以对于乔治而言，这段时间肯定不仅是孤独、不快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

不过在短短几年之内，人们逐渐注意到他。在学校比乔治高一年级的丹尼洛娃后来写道：“我开始特别留意到一个男孩子——乔治·巴兰钦。他谈不上英俊，但是看起来很有趣，有双锐利的眼睛；他似乎有点特别……乔治个性不错，但是当我们忙着胡闹捣蛋的时候，他却不与人来往。以他的年龄来说，他看起来非常严肃。”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他。舞团里一名年轻的独舞者菲丽娅·杜布洛夫斯卡还记得，当时她注意到巴兰钦的观察力与判断

① 法国名作家，著有《环游世界八十天》等小说。

② 寿命很长的廉价小说的英雄人物。

力非常敏锐，并且心想：他是个凡事都了然于心的小男孩。她于一九二九年在巴兰钦的《浪子》中出演塞壬女妖，是这一角色的最早版本。

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内心终于燃起对芭蕾舞的热情：就像孩子们在这个训练阶段通常会经历的过程，生平第一次，巴兰钦被带到剧院参与演出。这出芭蕾舞剧是《睡美人》。“我是丘比特，一个很小的丘比特。这是彼季帕编的舞作，我被安排坐在一只金色的老鹰上。一切豁然开朗！一群人，一群优雅的观众。马林斯基剧院一片淡蓝色和金色！然后突然间交响乐团开始演奏，我坐在鸟笼上，以无法言喻的兴奋之情享受这一切——音乐、剧院以及我在台上的事实。感谢《睡美人》，我爱上了芭蕾。”

他不是唯一喜欢《睡美人》的人。《睡美人》是具体呈现安娜·帕芙洛娃和艺术家莱昂·巴克斯特对芭蕾舞的热情之作。斯特拉文斯基热爱柴可夫斯基美妙的配乐。一九二一年，佳吉列夫因为在伦敦公演《睡美人》长达三个月而几近破产。而美国对于古典芭蕾的华美有了全面性的了解可说是玛戈特·芳婷的成就，因为一九四九年萨德勒威尔斯皇家芭蕾舞团^①于纽约的第一个舞季期间，芳婷饰演《睡美人》中的欧若拉公主。巴兰钦终其一生都很喜欢《睡美人》：他在晚年还打算让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演出《睡美人》。

从那时候开始，乔治在马林斯基剧院有无数场芭蕾舞的演出，他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与《尤金·奥尼根》中有舞蹈演出，也参与了彼季帕的《法老的女儿》一剧，那是他第一次

^①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前身。

以不具名的方式列入演出名单（“猴子：一个学生饰演”），是个在林间蹦蹦跳跳的角色，他告诉塔伯，他对这个角色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当然，他还参加了彼季帕的其他作品：《雷蒙达》（饰演阿拉伯男孩）、《堂·吉珂德》（饰演西班牙男孩）、《帕基塔》、《艾丝美拉达》、《海盗》。他参与《天鹅湖》与《胡桃夹子》的演出。“没错，我有参与演出。”一九五四年，他为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创作他自己的版本的《胡桃夹子》时谈到，“老鼠、丑角……什么都跳，就跟大家一样。”事实上，他学生时期最成功的角色是参与“环舞”的丑角，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将其改编成“拐杖糖”，他特地说明其中一组舞：“完全是纯正的俄罗斯风格。”这个角色是他的专长之一，这一点可由丹尼洛娃的记忆证实：“他与众不同的特色……是速度、音乐性、大跳跃和动作分明的起奏”，因此他注定当上要角而非首席芭蕾舞女伶的舞伴。虽然他确实也曾在《胡桃夹子》饰演王子的角色，而几十年后他将这个角色的手势与肢体动作原封不动又搬上舞台。

在芭蕾学校就学期间，巴兰钦很努力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只要有时间（和钢琴），他就练习。他勤奋的练习最后吸引了高年级学生邀请他在学校毕业公演上为他们伴奏，也因而让老师、舞者与学校行政人员注意到他。一九一九年，他进入创作了《雷蒙达》的知名作曲家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指导下的音乐学院。他在那里不只学习钢琴，还有和声、对位旋律以及作曲。他也尝试小提琴、法国号、鼓及小喇叭。他的钢琴教授苏菲亚·弗兰特塞夫娜·楚穆伦如此赞美他：

才华横溢而且有音乐细胞。他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学

习。最初一年半时，他是国立芭蕾学校的学生，没有自己的乐器，而且只能在偌大的戏剧厅弹奏，十分不便。芭蕾学校毕业后，他继续住在学校里，生活境况没有改变，直到今年（一九二二年）三月他才有自己的乐器。他的芭蕾练习让他精疲力竭……我希望他能够成功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业。

他一直都没有完成音乐学校的学业，但是诚如这个时期他认识的密友舞蹈史学家尤里·斯罗尼姆斯基对此所下的总结：“在那几年里，巴兰钦让自己变成专业的音乐家。”

他也开始编舞。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的时候，获准以安东·鲁宾斯坦的浪漫乐曲为背景，为学校年度公演创作一支双人舞——《夜之舞》。根据丹尼洛娃的说法，这是“一支迷人的舞码”，需要舞者以“阿拉贝斯克”^①做出单臂高举的创新动作。巴兰钦爱上了跳这支双人舞的奥尔加·蒙加洛娃：“她有双细致美丽的腿，每个特技招式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俄罗斯还有《夜之舞》的演出。一九二一年，巴兰钦以优异的成绩从芭蕾学校毕业，他遵循标准途径进入马林斯基芭蕾舞团，如果他选择待在这个舞团，等着他的是一个清晰的未来，但是舞蹈界以及更广大的世界都发生了一些事件，让他无法继续这条路。

① 芭蕾的基本舞姿之一。其名称源自摩尔人的一种叶片状连续花纹图案。该舞姿为单腿半蹲或直立，另一腿往后伸直，与支撑腿成直角，双臂呈与此相应、和谐一致的姿势，从而构成从指尖到足尖尽可能伸长的直线。

巴兰钦在芭蕾学校的最后几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接近年底时，学校与舞团双双关闭。这个国家正经历内战以及政权的快速变迁——从专制政权到克伦斯基的社会主义，再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这些造成了混乱及严重的贫穷。乔治的父亲前往提弗力斯（今日的第比利斯），担任寿命短暂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由于学校关闭，乔治搬去与他的母亲、姐姐及弟弟住在一起，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初，他的家人离开圣彼得堡（被沙皇重新命名为彼得格勒）与他的父亲团聚。只有十四岁的乔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和姐姐。

在等待学校复学的同时，他与娜蒂雅阿姨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跟其他人一样，巴兰钦四处寻找食物。斯罗尼姆斯基总结那段时期的情况：“内战、道路封锁……彼得格勒似乎正逐渐变成一座死城，街道上空空荡荡，已经没有营业的商店，窗户不是用木板钉起来就是被打破。交通运输……往往因为欠缺电力和汽油而停下来。经常停电，街道与公寓大楼陷入一片漆黑。饥饿与寒冷让每个人都感到痛苦难耐。”只要有工作，乔治什么都肯做：为默片演奏钢琴、当信差、担任马具商人的助理。工作不是为了换取金钱，而是“能换得他的雇主可以分给他的任何残羹剩饭，或是换取……几根火柴或一些香皂，或许还可以拿去换一片硬面包。”他会走好几里路去找乡下的农夫，拿节省下来的盐换马铃薯。他会跟其他学生一起偷政府的补给品（如果失手被逮，他们会被处死）。而猫则经常被捕捉，勒毙，然后烹煮。“有时候我们讨到马的饲料，”丹尼洛娃回想，“而死马则被弃尸在街上。晚上，人们会拿着刀子来，从尸体上割下任何可用的部位；到了早上，就